

〈蟑螂情事〉

濕季開拔，雲層遷徙到這個季節，雨幕一片一片被拉扯過街道；飯店旁一株阿勃勒的花被打落，街上多了被人踐踏的黃花像某些黃金盟誓，終究失信的言語。雨的氣味同大水螞蟻一起飛舞——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突然想起大水螞蟻跟蟑螂算是近親，可能是出門前我在浴室看到兩隻蟑螂正親密接觸著，油亮棕黑。

參加婚禮只是一種衝動，是怎麼到會場的我有點忘了，總之就順路參加了這對新人的婚禮。新郎在會場外面打招呼，他看起來還有一點青澀，侷促不安著。我想那應該是緊張，混著對未來的期待。我默默祝福他未來不要跟某些新人一樣，對婚姻抱著大期待，之後卻直接失望。

畢竟婚姻就跟餐前的炸湯圓一樣，紅的白的，喜事喪事，紅的百年好合，白的直接愛情的墳墓（那沒結婚的我算是什麼？孤魂野鬼？）。

我隨著繳交禮金的賓客進入會場，有點不幸的是宴客塞得滿剛好的，不過我成功的揀了一桌人沒這麼多的坐下。宴會的邊邊，我滿樂於坐在角落的，這個位置讓我感到安心，像是無人問津的小菜，那樣的話，我感覺能夠專心吃飯。我稍微張望，婚禮會場其實佈置得典雅，花束到桌巾的色調，不俗爛也不刺目。但我還是比較習慣鄉下的流水席辦桌，在路邊搭棚子。電子花車。大紅桌巾。庸俗的塑膠假花。五顏六色的氣球像是各懷鬼胎的宴客，總有議員來敬酒。

這桌的宴客散散的，有三個年輕男子，跟新郎年紀差不多，我聽著談話的內容心想應該是新郎的朋友。他們右邊隔兩個座位是兩名女子，笑著談論會場佈置，並且開始說起自己的理想婚禮該如何佈置。而我正在手忙腳亂地處理不小心被我打翻的西瓜汁，淡紅的果汁以急快的速度將我面前的桌巾沾染一片深色水漬，那畫面像是一個心情處於低氣壓的人散播著他的負面情緒，比如此刻。

讓我比較注意的是在三人組左邊空格的另一個男人，坐在我的正對面。年齡稍大一點，大概三十四、五，較成熟，不管，總之注意到的原因是對方神色複雜：哀傷、憤慨、無奈……等熔煉成一爐，翻倒在臉上，所有情緒漫漶開來——像我打翻的西瓜汁，我看不出來哪個比重比較大。與其說是參加婚禮，倒不如說更像是參加葬禮（或許對他而言這確實是愛情的葬禮）。那顯而易見的負面情緒讓我擅自揣測是新娘的前男友，不禁唏噓一番。

但覺得有些不妙，如果新娘來敬酒，這裡將會是修羅場、全場的焦點。

先不要。

當我在腦中搬演他人的三角關係時，服務生送上了冷盤，白霧從盤中滾落，然後會場的燈暗了下來。這是一種預告，一種揭示典禮的預告。主持人講了什麼我沒有很在意，因為我正小心翼翼地用門牙吃著冷盤裡的烏魚子切片，唯恐殘屑卡進臼齒縫。而投影機正在播放新郎的成長影片，播到幼年裸照時主持人跟發窘的新郎開玩笑時，宴客們哈哈大笑。

除了我，以及坐我正對面的男子。

他在看著螢幕發呆。我在吃冷盤。而我終究是不小心用了臼齒咀嚼烏魚子切片、不斷的試圖用舌尖將烏魚子的碎屑摳出臼齒縫。

•

三十歲。一個適婚年齡。

但我沒有結婚，只是參加著別人的婚禮，僅僅只是觀禮，對我來說這就夠了。與其說羨慕，倒不如已經從憧憬變成可有可無了——婚禮就是一場演出，看著別人甜甜蜜蜜的喜劇，看戲的群眾或許很羨慕吧。我不曉得其他看官的心態，但我覺得其實還是很不錯，就是在看現場演出，而且婚宴還有吃又有拿。

影片同冷盤撤下去後，上了魚翅呈粉絲狀浮游的魚翅羹，宴客們才又專心在吃。我咀嚼，一邊環視同桌的宴客。三人組在聊著工作發生的無聊爛事，雙人組在自拍。我對面的男子，碗裡依舊乾淨。

我對他有一股莫名的親切感。彷彿看到了從前的自己——參加曾經所愛、但結婚對象不是自己的婚禮。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夏天，那場糟糕又荒謬透頂的婚禮。燥熱的婚禮的現場離奇的在播放陳小雲的〈愛情的騙子！我問你〉，同一桌、卻互不認識的客人開始交談，甚至開酒，而我坐在阿嬤的隔壁食不下嚥。並且思忖，行經麻善大橋時應該要跳車，跳進曾文溪的，才不會在此受難。

「我紅包已經包落去啊，莫討債。」阿嬤對我說。我屈服了。

「弟弟，當咧大，加食寡。」不認識的歐吉桑笑咪咪的把大量的石斑魚肉添進我的碗裡，我吞嚥下去，然後跑到廁所嘔吐。

自此我不再跟家人一起吃喜宴。

對面的男子表情變幻，大概心跟碗一樣空著。我想除了我之外，男性三人組跟女性雙人組都注意到了，但很顯然大家都不想關心，也不敢關心。有些時候真的不是吝嗇分享自己的關懷，而是你實在不知道對方是龍還是虎，誰知道隨便搭話會不會開啟什麼慘案？視若無睹的交談好像是大家共有的默契。除了我，另一個獨自前來婚宴的人。

至此，我已經替他在腦中擅自寫了一部狗血八點檔的腳本。燈光又暗了下來，然後是一陣鼓掌聲從走道兩側漫開來，音響開始播放結婚進行曲。一束光打在大門口，門緩緩開啟，紅毯兩側開始噴放乾冰（讓我聯想到方才吐著白煙的冷盤）。白霧之中，一名看來是新娘父親的中老年男子，牽著穿上白色婚紗的新娘緩緩走入現場，新娘平凡無比的臉面露出甜蜜及羞澀，兩個小花童在走道兩邊撒著玫瑰花瓣，小而肥短的白色手臂像藕段，用力的往上擲出手裡的紅花。

遠遠看起來有點像是一蓬血色。

我忍不住偷偷望向對座男子的神色，表情看起來比新娘出場前鮮活多了——此刻他看起來頗為愠怒，我心裡默默確定了自己的假設，並且一邊吃著紅蟳米糕一邊為他默哀。

有些人明知糯米難消化，但還是會忍不住大啖米糕，作死與快感偶爾相連，明明知道就算之後消化不良卻還是會吃下好幾碗，比如我。也許有些情緒跟糯米一樣，難以消化，比如對面的男子。

他嘴唇緊閉，逼出一種嚴肅的冷。新人開始向各桌敬酒時，他起身，我心想難道要開始搶婚大賽了嗎？但他也只是從側門出去。我感覺到三人組鬆了一口氣。我也鬆了一口氣，少了一個人分食紅蟳腿跟蟹黃，太好了。

「你認識那個男的嗎？」三人組之一，湊上前問跟紅蟳硬殼搏鬥的我。

「不認識。」我說，「我如果認識就跟他打招呼啦。」

到底為什麼會問這種問題。不要打擾我吃飯。

與我搭話的男子顯然也覺得自己問了一個不大明智的問題，略顯尷尬，於是轉移了話題。

「你認識新娘嗎？」

「不認識。你認識嗎？」

「我也不認識。所以你是弘俊的朋友嗎？」

「弘俊？誰？」

「新郎啊！」男子面露狐疑，「兩個都不認識那你是誰？」

我是婚禮蟑螂。

我心裡默默回答但沒說出來，放下了螞腿。我覺得自己現在彷彿生出兩根長長的棕黑觸鬚，抽動了兩下，並且與身上的那件褐色襯衫相互呼應著身分。

當蟑螂，必須表現出一種雲淡風輕才不致於被拆穿。

「其實我只是很不想承認自己是雅婷的朋友啦，」回想起他人談論新娘的名字，我不假思索的說，「她就是故意寄喜帖想讓我嫉妒她的啊。」

「……是庭亞吧。」

「那是她後來改名字啦，我認識她的時候叫雅婷，她嫌這個名字太菜市仔名。」男子面露恍然大悟。太好了，看起來信以為真了。

「那我先去上個廁所……。」我起身，不急不慢的走向廁所。什麼庭亞的朋友，是婚禮的朋友。哪裡有婚禮就會有我。

從前吃了幾次，坐到中年人居多的一桌便會被迫社交，他們嫻熟於跟陌生人開啟對話而我非常害怕這種對話，只因害怕露出破綻、長長的觸鬚，成為人人喊打的蟑螂。凡是只要年輕人坐一桌的，似乎都沒被遇過這種情況，各自維持禮貌而疏遠的距離，大抵只會出現「謝謝」、「不好意思」這類稱不上對話的隻詞片語。我懷疑這次因為對座男子的負面情緒，產生了化學變化，破壞了平衡。人跟人之間的距離容易失序、偏離預定的想像。

簡直就是殺蟲劑。

甫走進廁所就聞到一股菸味，自隔間裡飄出。菸霧經過了我，經過了禁菸標誌。我走到隔間前發現沒有鎖門，敲了兩聲便推了進去，想告知這裡不能抽菸，於是我便看到了憤而離去的殺蟲劑——不，是對座男子，坐在馬桶蓋上一邊抽菸一邊流淚。

真的先不要。

「不好意思，先生這裡禁菸喔。」我艱難的說。其實我是想關門當作沒有這回事的。此刻我怨懟自己多餘的公德心——不過說來好笑，當婚禮蟑螂難道就有

公德心嗎？我看著他用衣袖抹了抹眼淚，覺得自己分外殘忍。

「抱歉。」但他看起來一點不覺得抱歉，就像我的不好意思也不是真的不好意思。當然他看起來也沒有準備把菸弄熄的打算。

我也不打算繼續道德勸導，反而從褲子的口袋裡掏出一盒菸。

「那借個火。」我說。

他幫我點燃了菸，一起吞吐菸霧。我覺得有點弔詭，一隻婚禮蟑螂跟可能是新娘前男友的男人擠在廁所隔間裡抽菸。隔間內異常安靜，只有空調的壓縮機嗡嗡作響，穩定的填充沉默，沉默到一種極致反而也不覺得尷尬了，菸頭明滅彷彿眼神。我沒有說話，他倒是先開口了，順便將淤積在肺部的菸霧吁出。

「我姓呂，你呢？」

「我姓吳。」

「我剛剛有看到你。」

「喔。」

「你坐在對面，然後一直吃。」

「來喜宴不吃飯，難不成是要祝新人百年好合嗎？」我說。

「難道不是嗎？」

「敢按呢？」有點白目的問。

男子沒有說話，我也不再說話。菸霧重新填補我們語言之間的空白。

「你覺得，如果今天是新郎跟男生結婚的話，他們也會被這麼理所當然的祝福嗎？」他又開口。

怎麼突然變成社會議題的探討了？而另一種想法模糊飛快竄過，像蟑螂的殘影，沿著邊角窸窣窸窣爬過意識。

「不知道。」心懷善意的人永遠都會給予祝福，像我這種鳥肚雞腸的小人，不管是誰都不想祝福。「但我看網路上也是有很多被祝福的同志新人。」

「新郎是我前男友。」他突然這麼說。我感到這句話所負載的資訊量太多。

出櫃突如其來。我編寫的劇本打從一開始的設定就出錯了（我竟然也是理所當然地認為某些事嗎？）。竟然有一種同病相憐的情感，像菸霧一樣籠罩在我們兩人之間，然後彼此吞吐悲傷。如果有人這時進來，應該會直接跟櫃台檢舉有人無視禁菸標誌，在隔間裡吞雲吐霧。

「啊……我不甘我不甘，我不甘愛你愛甲將你送別人……。」1997年，黃乙玲〈愛你無條件〉的名歌詞，實在應景。我一度與這些台語悲歌鎮日為伍，然後以淚洗面。繁華攏係夢。愛情的酒攏袂退。憂愁的牡丹。感謝無情人。六月割菜假有心。不過眼前的情況讓我在腦袋裡唱起了龍千玉的〈不如甬熟悉〉：「如今新娘變成別人／叫阮怎忍耐／站在禮堂外愈想愈悲哀／你敢會凍瞭解……」

若要知影會變這款，當初不如甬熟悉。

「我以為總有一天會跟他結婚。」他說。

「喔。我也以為我會跟我喜歡的人在一起，但他也結婚了。」——當然也不是跟我結婚的。

「他昨天跟我說最近沒辦法常見面，沒想到是跟別人結婚。」語氣略帶不甘。我很能體會他的不甘心與憤怒，但我其實並不想知道這位名為弘俊的新郎打算從婚前出軌到婚後。

我只是來吃個午餐的。

「噢……聽起來真令人難過。不過你怎麼知道他們今天結婚？」我問。其實這句話的意思是，怎麼會來自討苦吃？

「路過看到的。」他看起來有點困窘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進來後，才發現新郎是他。」

「……那你是婚禮蟑螂吧。」

「婚禮蟑螂是什麼？」

「就是不請自來的宴客，而且跟新人都不認識，來吃飯又不給紅包。」

現在這個畫面就像兩隻蟑螂正在用棕黑長鬚互相溝通一樣。

「那你是弘俊的朋友嗎？還是那個女人的？」

「都不是。」都是婚禮蟑螂，我不吝嗇向他自我揭示真實身份。「我也是婚禮蟑螂。」我默默的想，忍不住笑出來——兩隻彼此不認識的婚禮蟑螂在廁所隔間裡抽菸。至少，我沒有在當婚禮蟑螂的期間誤入自己愛人的婚禮，那樣未免太荒謬了。「我只是來吃飯的。」

他也忍不住笑了。

「你之前說，你喜歡的人也跟別人結婚了嗎？」他問。他的眼角笑時有點細紋。

「對啊。」

「你那個時候有祝福他們嗎？」

「當然有啊。」年輕時不就是這樣嗎？我想。

覺得看到自己曾經熱戀過的對象幸福快樂就好了，雖然事後回想起來都莫名憤慨；年紀稍長之後更會明白，高估自己的寬容只是加深日後的恨意。當下說的祝福，可能只是一種保留自尊的手段，更可能只是，鬼遮眼。

「但現在不會了。」我說。

「我想也是。」

「而且我參加的時候還被主持人點到要上去唱歌。」

「那你唱了什麼？」

「原本想唱〈不如甬熟悉〉的，站在禮堂外，愈想愈悲哀……。」

「應該會被趕下台吧。」

「當然吧。」婚禮鬧場這類的事對我而言太過遙遠。

「其實你滿可愛的。」他突然這麼說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因為這句話我知道它的潛台詞是：我覺得你滿好笑的。有時你無意將自己的人生走向荒謬的一端，卻因為種種因素被推向那邊去。就像明明我只是想來吃個午餐、當個禁菸大使，但我卻在這裡跟另一隻蟑螂抽菸。

就像我只是喜歡一個人，但求而不得還要被叫上台獻唱。

想起那個熱死人的婚禮，南部盛夏燃燒野火花，整條馬路旁像是著火，過曝而鮮亮明豔的場景，噪音也像透明無色的火。而我站在俗豔的電子花車舞台唱著黃妃的歌：「若無愛你欲愛誰，甘閣有別人，一生一世心甘願……。」如此深情款款，心裡卻被植入一枚火種，簡直快要自燃。唱這首歌究竟是幫新娘發聲，還是出自內心的唱給新郎呢？我不記得了。唱完之後下台，就呆立在破破的紅磚牆旁，身邊幾個幫廚在隔壁抽菸。心裡的惡鬼最終沒有被逼燒而出，我只是在那邊發呆，也只能是發呆，婚禮鬧場這類的事對我而言太過遙遠，什麼太戲劇化的情節當然沒有發生。

那個夏天，那場婚禮，鳳凰花瓣紛紛褪落，飄揚的餘燼及野火，我曾經對座男子一般，哀傷、憤慨、無奈、不甘心……整個婚禮也是燃燒的戰場。

我忘記怎麼消滅那樣的火焰了。

對座男子起身打開馬桶蓋，把將要逼燒到指縫的菸蒂丟進馬桶。像是要把怒火丟進髒水裡，不管是用什麼方式，熄滅就好。把怒火蓋掉就好。

於是我也不知道怎麼的，他突然吻了過來。我想我應該要像是連續劇一般熱烈回應，還是電影裡用力地推開然後離開？但我都沒有，事實是，當人遇到這種戲劇化的事件，腦袋的保險絲通常會燒斷，只剩背景音，壓縮機仍然嗡嗡作響。

菸味很重。但我想我現在也是。我沒有抵抗，任由他的唇舌探訪我充斥食物味與菸味的口腔，我想氣味應該跟他的心情一樣複雜（以及，我的烏魚子碎屑摳出白齒縫了嗎？）。沒料到的是這一吻出乎意料的久，讓我有點窒息跟不耐，我想起了早上在浴廁親密接觸的兩隻蟑螂，那或許是某種生活上的隱喻、未來的徵兆：現在也是兩隻婚禮蟑螂正在廁所親密接觸。或許有個神明窺見了這一切就像早上的我，遲疑著是否要噴殺蟲劑。

「你怎麼沒反抗？」他吻完後問，看起來有點喘。

「因為好像沒有反抗的必要。」

「我以為你會生氣，」他說，「被一個陌生人強吻。」

「我還好。」嘴皮子被碰一下而已實在不算什麼。「只是我這裡沒有你要的。」只是我不是他想親吻的那個人。而這樣的吻一切沒有愛，只有悲傷，只有焦灼與空洞感，我知道這不是他真正想要的。而他看著我，並沒有開口。

雨聲在戶外轟轟炸開，整個城市變成大型水樂園開張。氣窗外的野火花被打落，看著蔦蔦，像是男子。是出自某種報復嗎？還是一種自我虐待？

「抱歉。」他過了一陣子後說。

男人頹喪了下來，看起來又更滄桑了一些，像是室外滿街的野火花被大雨紛紛打落，整棵鳳凰木就黯淡了。他又重新坐回馬桶上，不發一語的點菸，一根遞給我，一根自己抽。菸霧再度填補我們之間的空白。

我忘記當時怎麼消滅那樣的火焰了。就像對座男子現在的迷茫——他指間的菸燃燒到一半，那菸霧讓我想起了冷盤上、新人進場時不斷吐出的乾冰白霧，類似的煙霧中卻是有著全然不同的心事。他半張臉埋在淤積不散的菸霧之中，那個瞬間，顯露出來的那半張滄桑、為情所困的面孔，好像廟裡的神像在香火煙霧中，突然之間袒露出脆弱與神傷、一張凡人的臉譜。